

乡村回眸

## 寻踪四平戏

□ 郑玉晶

如果把龙潭村比成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那么,村落着色,黄酒透香,而四平戏无疑就是这盘菜中的美味了。

“龙潭本姓陈,世代学四平。”龙潭四平戏源自龙潭陈氏宗先供奉在村中桥临水陈夫人前的一个良愿:“日子孙昌达,永供夫人香火,每年演剧酬神,以报鸿恩。”而真正让四平戏发扬光大的是陈志显、陈志现兄弟。

已故龙潭村著名四平戏艺人陈官瓦的旧信中,这样记录着:“明朝天启帝二年,陈志显、陈志现开始学四平戏。志显生二男,志现生七男,兄弟有九人。志显伯祖开言说:‘孙侄,你我学戏,只多人,正月初一、二,元宵做个热闹。’……鼓板刀梢、竹头、锣(用)铜镜,小锣用刀打,大鼓用水桶,铍用日(笠)斗。”

走进寻常巷陌,水桶、斗笠、柴刀……哪一家没有?因陋就简的道具,挡不住龙潭人的热情。“开祥云”“老祥云”“新祥云”“赛祥云”“榿子班”“元华班”“元雪班”“龙潭四平戏剧团”,一代一代的龙潭四平人,

草台上、庙台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贩夫走卒、村姑野老的故事,弋阳腔遗响在这里演绎得酣畅淋漓。

“到门溪水响潺潺,一榻全收四面山。佳景乍经当驻足,故人相见况开颜。欢筵鸡黍叨元伯,舞榭钗裙讶小蛮。喜得从行二三子,归途也学唱刀环。”这是清咸丰年间贡生黄正绅,因慕龙潭四平戏,特地携儿从旧城双溪,翻越几十里山路到龙潭看戏的情景。

四面环山、一溪中流的龙潭是宁静的,四平腔却是热闹的,“其节以鼓,其声喧”,我们可以想象吃重庆火锅的感觉;它又是互动的、全民参与的,“一唱众和”,老屏南人说:“龙潭的鸡姆会做戏。”它更是平民的,它不像昆曲,只宜于在士大夫家宅的厅堂和花园亭榭中演唱。谁说“庶民戏”是它的诨音呢?“大锣大鼓唱大戏,大嗓门子唱高腔”,“庶民”的高亢、激越、粗犷、豪爽,正是它的本质。

四平戏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织成一张细密、精致的网。血缘、亲缘、地缘、宗教、民间信仰、乡规民约,龙潭村四百多年的历史就在这张网里紧紧地连着。



曾几何时,在四平戏的带动下,平讲戏、乱弹戏、闽剧、京剧……屏南的村村落落,都绽放着戏曲的花。

然而,农耕文明的印痕正在渐渐模糊。潮水般的城市化进程,让无数村庄成了只能回忆的碎片。现代强势文化的冲击,即便是有许多守护的手,也无法挽回四平戏这个国家珍稀剧种、国家级非遗项目和所有地方剧种一样,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当热闹恢复了寂静。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四平戏的痕迹?

在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的资料室里,28本手抄日本正藏身在某个角落。在久远的过去,它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在久远的未来,它必定是寂寞的,它只尘封在极少几个惦记它的人心里。或者,不再有人惦记,

就像它们从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浓妆虽遮不住岁月的印痕。但当陈秀雨雨带发髻,七十岁的她仍是少年沉香。救母的心切,表现在她的举手投足间,仍是那样的干净有力。

对于五十出头的陈官铁来说,生活的担子,是需要用他的戏功来担当的。他现在是在院舞队的一个乐手。

渐渐老去的龙潭,走来渐渐老去的、也许是龙潭四平戏最后一任团长的陈玉光。他的包裹装着四平戏辉煌的历史,装着一代四平人的守望。他的意志是坚定的,他的脚步却是蹒跚的。

龙潭的深巷中,又传来四平腔高亢的调子声。这声音是那样有力,然而,它终将远去。我们唯有希望,它走得慢些,再慢些。

诗海拾贝

## 礼物

□ 林云平

一  
你把更好的我,  
作为礼物,  
送给了我!

二  
不知前世多少次回眸,  
今生才未与你擦肩而过,  
于是,  
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你。  
你的温柔与包容,  
迁就与坚持,  
甚至偶尔的挑剔,  
都恰逢其时地倾注给我。

三  
不管是一屋二人三餐四季的初相守,  
抑或是七情六欲五味百年的长相知,  
跨过三十年的岁月长河,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  
当你开口:“那个谁……”  
而我将名字脱口而出时,  
你一颦,我一笑,  
时光的皱纹就被熨平了。

四

我知道,  
你不完美。  
但有什么关系呢?

只要是你,  
只要眼前是你,  
天边是你,  
白昼是你,  
黑夜是你,  
只要传的温度是你,  
抬头的笑容是你。  
只要是你笑着看我,  
让我想我所想,做我所做,  
生活中就有光笼罩着我。

五

我知道,  
你是背后的那座山,  
给予最坚实的支撑;  
你是头顶的那柄伞,  
风雨中向着我微微倾斜。  
你是偶陷阴郁时的那阵风,  
你是跌入低谷时的那根绳。  
你拒绝纵容我的懈怠,  
悄然推着向阳生长,恣意丰盛!  
半生流年,  
蓦然惊觉:  
所有的岁月静好,  
只因有你  
温暖相伴!

六

你把更好的我,  
作为礼物,  
送给了我!

## 愿作浦源一尾鱼

□ 慕榕

雨后,我们闯进了鲤鱼溪,如渔人误入桃花源。两株苍天柳杉,含烟笼雾,郁郁青青,它们抖擞着800岁的身躯,呢喃着十七八岁的甜言蜜语。树下一座年代不详的鱼家,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却依旧兴致盎然。

一位长袍马褂、须发花白的老者,肃立墓前,神色凝重。他口中抑扬顿挫的祭文,送别的对象竟是一尾鲤鱼。锣鼓声声,乐音低沉,老者领着全村老少,庄严肃穆地将一尾逝去的鲤鱼托至头顶,就像托着一片神圣的天空。

鲤鱼不是神,不是仙,更不是宠物,是浦源村人的亲人。浦源村人很清楚,800年春去秋来,800载风霜雨雪,他们早已离不开彼此。

溪旁有一规模宏大的郑氏宗祠,如一艘巨轮泊在港湾,古朴典雅,静谧安详。进入祠堂,抬眼尽是琳琅的匾额,书写着郑氏族人曾经的荣光,以及他们将飞翼仗,以待东风的雄心壮志。把安放祖宗牌位的祠堂修成船形,算得上是郑氏族人为一溪可爱的鲤鱼量身定做的,最高级、最奢侈的浪漫。

缘溪行,一段长约500米的小溪,繁衍生息着无数大大小小的鲤鱼。它们在这儿跃龙门,嬉戏玩闹,生儿育女,把一段长长的光阴编织成了美丽的传说。有人往溪中投去饼干,鱼儿雀跃抢食,搅得溪水哗啦有声,波光粼粼,也拨动着游人心底紧绷的琴弦。朝上游望去,小桥流水人家,老牛牧童炊烟,一幅水墨山水正徐徐展开,如梦似幻。

于是,恍惚间,我亦跌入溪里,成了鱼儿中的一员。碧波荡漾,水草摇曳,忽有夕阳斜照,溪底锦鳞翩跹,耀耀夺目,竟不知今夕何夕,分不清是鱼是人。是啊,我愿作这浦源的一尾鱼,不出水,不上岸,就这么游着游着,游到地老天荒,岁月静好。



茶味人生

## 回甘



□ 白荣敏

一天,薛宗碧先生约我去一个地方喝茶。主人把我们迎到一个不起眼的街边小区的套房,门口写着“师传白茶”的招牌。入室坐定,泡一款小泡袋牡丹。是我喜欢的荒野味!喝白茶我偏爱荒野味,荒野味有早春大地的芳香,在长满紫云英而被犁开的稻田里,在母亲揉完前茶的双手上,有时也在青草地里滚爬后的我的衣服上。人的感觉有记忆,就像情感有乡愁,幼时乡村的味道,每每遇见,便直抵内心,无法抵挡。

那天,师传的荒野味,就这样惊艳到了我。记得那一款白牡丹还有馥郁的花香和毫香,而且还有久久的回甘。回甘唤醒了我美丽童年的记忆,思绪回到家乡那片干净的山山水水。主人告诉我,这杯茶的故乡是位于磻溪大山深处的一片荒野茶园,我于是约请主人改天带我们一起去他的茶园走一走。钱钟书先生说,你如果觉得鸡蛋好吃,不一定非要看那只生蛋的母鸡。但我以为你如果遇到了一杯好茶,还是要去看看茶所生长的那片山水。

所谓荒野茶,应是生长在荒野之中完全非人工的野生茶树。而福鼎白茶所谓荒野,多指本来人工种植而后来失管的茶树。当然,最早的茶树是荒野的,是森林的一分子,和其他树生长在一起,但有一天它的独特性被发现,成了“茶树”,就慢慢被重视,被“种植”,乃至为了提高产量和便于管理而被“密植”。密植就是一株株茶树紧紧相接种植成一坨一坨的茶田,茶田密不透风,茶树被驯化成整齐划一的样子,个性也因此就削弱了,“野味”也慢慢就淡了。

个性的成长需要自由的空间,野味的滋养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高级的荒野茶,自然需要一片异常干净的荒野来供养。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们相约而行,到了位于磻溪镇大山之中的“师传”茶叶基地。

基地在黄冈村。黄冈村是福鼎市最好的茶区之一,史上用黄冈白毛茶制成的白毫银针、旗枪、白毛猴等白茶质量上乘,远销世界各地。1955年,农业部将福鼎确定为大白茶(白毛茶)良种繁育基地,黄冈被评为“全国茶叶生产明星村”;1959年,全国茶叶生产现场会在闽东召开,黄冈被列为老茶园改造重点视察指导点。可见这小小黄冈,一点都不不可小觑。

眼前一个隆起的山包,恰似大地坚实的乳房。山谷生长各种树木,山坡栽种茶树,有的地方茶树与杂树、杂草杂居。初夏时节,蜂蝶飞舞,迎面是微微的风,传递着丝丝的甜味和淡淡的花香,茶树的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像擦了一

层油。茶园顶上的天空扯着一缕一缕白云,看上去有点像乳房喷出的乳汁;但我愿意相信这乳汁是蕴含在那些茶树上、茶叶里的茶汁,是它们养育了这方的子民。

主人介绍,这些茶园1957年开垦,但后来荒废,他向村集体租用这些荒废了的茶园。租用之初,只见“森林”不见茶,后来他们砍去杂树,露出茶树,仍旧任其自由生长,因此看上去有点稀疏。不施肥,也不施药,头春之后,茶园遍筑蚁巢,蚂蚁哺育下一代需要蛋白质,便四处寻觅产于叶片背面红的、黄的、白的虫卵吃个干净,茶园也就没有啃食茶叶的害虫。蚂蚁的嗅觉非常灵敏,因为这片茶园几十年荒废,自然几十年未被

代代心口相传下去。因此,甘棠具有“德政”“清廉”的意思。

目前,全国以甘棠命名的地方有100多处,而闽东境内就有4处。一是福安市甘棠镇;二是福安市甘棠港;三是屏南县甘棠乡;四是霞浦县溪南镇甘棠村。

第一处,福安甘棠镇,史称三塘。明嘉靖年间,时任知县卢仲佃率民在此围筑土堡。堡围筑建后,有林、郑、陈、苏、朱、金等24姓人家进城定居。此后,林家迁居斗南村,称为南塘;朱、金、郑三家迁于塘堤中部,称为官塘;陈、苏、郑围塘于江边,称为外塘。“三塘”人感念卢仲佃的筑城恩德,在城内建立卢公生祠,并将官塘改名为甘棠。一是因为福安方言甘棠与官塘谐音;二是“有见棠思召”德政之义,用以纪念开基者。

甘棠文化底蕴深厚,先后有13人中进士,当地重教兴学、乐善公益也逐渐成为甘棠的风尚。甘棠称镇始于1913年,为自治性质的集镇。1933年,曾志、任铁峰等人率领贫农团、红带会举行“甘棠暴动”,深刻影响了闽东革命的历史进程。

第二处,屏南甘棠乡。王审知入闽,授屏南张睦三品印绶,参赞政务。时逢战乱,张睦能雍容下土,招来海外客商,商贾愿与往来贸易。黄岐港有巨石,有碍舟楫通行,张睦使人凿之,一夕大雷雨击开港石,人皆以为张睦德政之所致也,其港遂曰甘棠港。

张睦为屏南张氏先祖,为追思祖德,张氏后人把墓居地取名甘棠村。1984年9月,成立甘棠乡人民政府。甘棠乡交通便

捷,物产丰富,人杰地灵,是清名将甘国宝和戍边烈士陈祥裕的故乡。

第三处,福安甘棠港,在黄崎镇(今福安市下白石镇)。《福宁州志》载:有巨石,立波间,多覆舟。王审知涛海神,轰石。唐昭宗赐号:“甘棠”。

甘棠港,旧名黄崎港,在双岩之前,与六印江相连接。先有巨石,屹立波间,舟多覆溺。唐末,观察使王审知涛于海灵,震雷暴雨,凡三日夜息。且视之,已别开一港,舟楫便之,人以审知德政所致,表请赐今名。

甘棠港自开港以来,屹立于天风海涛的黄崎,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它最早把目光投向了辽阔深邃的海洋。今日的甘棠港,是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拥有大型轮胎吊以及堆场、仓库等设施。

第四处,霞浦甘棠村,该村翁氏于明代避寇患从福清迁至福宁南门外官塘,迄今四百多年;甘棠村薛氏于清代后期从福安迁此。此前甘棠村名除称官塘外,未见其他记载。甘棠村名的变迁是清代晚期的事。

溪南镇甘棠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不知何时起,该村山上生长着许多的棠梨树,每年春天时节,满山遍野的棠梨花令人赞叹。访村中故老,甘棠村名大概由此而来。该村现保存多座古民居,每逢节假日,人们不约而同回归故里寻找那份遗忘的美好时光。

甘棠之风传千古,甘棠遗爱润闽东。春光明媚,莺飞草长,站霞浦县溪南镇甘棠村,仰望后山,伫立久久。希望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能看到甘棠树繁花满枝头的样子。

灯下随笔

## 甘棠遗爱润闽东



□ 陈启西

甘棠的含义,一是指树名,即棠梨,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北方部分地区,南方地区有少量引种。二是指诗篇名,出自周朝“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因此赋此诗。”召伯(召公)姬奭,周武王姬发是周文王姬昌之子,与周公旦是同辈兄弟。召公、

周公旦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史称西周。

西周的都城在镐京(今西安市西南),周武王分给召公、周公旦田邑,作为他们的采邑。召公的采邑在召地,因召公管理采邑事务公平、公正,深得民心。在召地一个村庄(即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鸣镇召亭村一带)的路口,有一棵甘棠树,召公经常常在树下办理公务,他处理事务公平公正,深得百姓认可。

甘棠树下祖祖辈辈生活的人们通过口口相传,让一代代的人们记住这棵树是召公当年歇息过的地方。甘棠树每到了春季,枝繁叶茂,满树的梨花盛开,当有不懂事的小孩子攀折,那么大人就会告诉小孩子,这棵树是召公当年歇息过的树,不能攀折,要爱护树木。到了秋季,满树的梨子成熟了,硕果累累,每当嘴馋的小孩子攀上甘棠树,采摘梨子,一不小心就会弄折枝条,大人们会告诫小孩子,不要去攀折这棵甘棠树,这是召公当年休息过的地方,当不懂事的小孩子慢慢长大后,他也就知道了召公是谁了,也就从父辈或者祖辈的口中知道了召公的贤能和美德,召公的贤能或许就这样通过这棵甘棠树而